



人文學院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 BEd-CL
2014-2015 年度

畢業論文

《蠻皮兒》和《吞鑰匙的男孩》中的「過動兒」形象

——敘事權力與隱喻的分析

姓名：曾紫恬

學生編號：

導師：余婉兒博士

繳交日期：18/05/2015

一、緒論

(一) 兒童小說中的「過動兒」形象

隨著「融合教育」在世界範圍內的推行，具有「身心障礙」的兒童漸漸更為清晰地走入人們的視野，這使以有「身心障礙」的兒童為敘寫對象的兒童小說作品漸如雨後春筍¹，常被稱為「過動兒」的患有「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²的孩子們亦被作為兒童小說的主角或主要角色。以「過動兒」為主角的兒童小說作品的目的應有：1.帶讀者深入了解「過動兒」的真實面貌與生活狀況³；2.呼籲社會各界正確對待「過動兒」⁴；3.為「過動兒」的家長提供指引、慰藉和抒發⁵；4.鼓勵「過動兒」的自我增能⁶。若該類作品上乘且誠實，便可以幫助其他的孩子獲得對「身心障礙」的理解，同時對身心障礙人士產生移情作用，同時該類作品亦可作為重要的教育資源被使用⁷。然而若對具有「身心障

¹ 廖素珠：〈九〇年代台灣少年小說中的身心障礙兒童形塑研究〉（臺東：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2001年），頁49。

² 即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其本質特徵是持續性的專注力不足或/和過度活躍與衝動，同時這些特徵相對於其他處於同發展階段的典型參照個體更為頻繁且嚴重。具體症狀參考〔美〕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p. 78-80。雖然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於 2001 與 2013 年各發表了更新的版本 DSM-IV-TR（〔美〕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TR*,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1.）以及 DSM-V（〔美〕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V*,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然而考慮到本文的兩部研究文本的寫作及出版時間，本文的研究將參照較早的 DSM-IV 進行分析研究。

³ 李潼：〈作者序：過動兒和孫悟空〉，載李潼：《蠻皮兒》（臺北：幼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頁8。

⁴ 李潼：〈作者序：過動兒和孫悟空〉，載李潼：《蠻皮兒》，頁8。

⁵ 劉鳳芯：〈故事導讀：聽喬伊說他的故事〉，載〔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臺北：臺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6。

⁶ 「自我增能不只是協助學生了解並且投入周遭的世界，而且更是要讓他們能夠在必要的時刻，發揮勇氣改變社會秩序。」〔加〕Peter McLaren 著，蕭昭君、陳巨擘合譯：《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頁308。

⁷ 〔美〕Kathy G. Short, Carol Lynch-Brown & Carl M. Tomlinson, *Essential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8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2014, p. 151.

礙」兒童的人物形象的書寫稍有不慎，這類兒童小說亦可能有其「反作用」：造成人們對具有「身心障礙」兒童的誤解，甚至對他們及其家人造成二度傷害⁸。

《蠻皮兒》⁹（以下簡稱《蠻》）和《吞鑰匙的男孩》¹⁰（以下簡稱《吞》）這兩部最初出版時間極為相近而來自不同地區¹¹的兒童小說，均以「過動兒」為主角，分別在各自地區該類題材的兒童文學中都具有開創性地位。由於這類兒童小說的特殊性，則讀者在閱讀時更需要檢視：作品中的兩位「過動兒」主角，是否能平等真實呈現身心障礙者的原貌，還是可能會激化不平等、加深社會大眾對「過動兒」的刻板印象甚至負面認知？只有從作品的「過動兒」形象中剝離並認清其背後與疾病本身無關的敘事權力關係以及負面隱喻，平等地對待「過動兒」、客觀地面對疾病，才能避免再製誤解、不平等甚至對「過動兒」及其家人的二度傷害，實現該類小說創作目的。

（二）對研究文本中「過動兒」形象的分析

本研究中，筆者擬首先參考批判教育學的理念，從敘事學上的聚焦者立論出發，總結並比較《蠻》和《吞》兩部作品中兩個「過動兒」江雅千與喬伊的形象在不同聚焦視角下與他者的敘事權力關係及意蘊；接著筆者將藉助疾病與隱喻的相關論述，檢視並比較研究文本的「過動兒」形象背後的負面隱喻，探討這些認知產生背後的思維模式¹²。

筆者將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¹³以及文本分析法¹⁴兩種研究方法，對兩個文本進行比較研究。筆者所搜尋的文獻資料包括相關期刊論文、學位論文以及專書著作，涉及兒童文學、特殊教育、心理學、批判教育學以及疾病的相關論述等領域。

⁸ 黃淑慧：〈少年小說中泛自閉症之書寫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國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年）。

⁹ 李潼：《蠻皮兒》。

¹⁰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

¹¹ 《蠻皮兒》最初於1998年在臺灣出版；《吞鑰匙的男孩》於1998年在美國出版，2002年被譯作繁體中文在臺灣出版。

¹² 研究目的參考余亞珊：〈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6-7。

¹³ 即「透過文獻的蒐集、分析、研究來提取所需資料」的研究方法。定義引自黃淑慧：〈少年小說中泛自閉症之書寫研究〉，頁4。

（三）文獻回顧：對以「身心障礙」為題材的兒童文學文本的研究

筆者共獲得 8 篇對以「身心障礙」為題材的兒童文學文本為對象的學術論文全文，其中關於兒童（少年）小說的有 5 篇，其餘為關於兒童繪本的論文。筆者將把這部分的研究分作兩類進行探討：

1. 對以「身心障礙」為題材的兒童小說的研究

該主題下最早的學術論文〈九〇年代台灣少年小說中的身心障礙兒童形塑研究〉¹⁵，及稍後發表的〈這是真實的我？智障及情障兒童本土少年小說形象探討〉¹⁶，都從生理、心理及社會三個維度剖析了相關文本中的各類身心障礙兒童的形象，這也為本研究分析「過動兒」形象背後與他者的敘事權力關係提供了大致的分析框架。值得一提的是，後者的作者利用本身職業的便利，通過專家訪談、相關資料的查閱以及對一位輕度智障兒童的訪問，把研究文本中的智障及情障兒童形象與真實狀況進行對比，探討文本中智障兒童形象的真實度，具有開創性意義。二文作為該研究主題下的先驅，對兒童小說中身心障礙人物的鮮活度、真實性、是否存在刻板印象等研究課題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與研究方向。美中不足的是，兩篇論文對同一位特殊兒童不同維度的描述多有重合之處，表明其對三個維度的定義不非常清晰。

聯繫「殘障」與「兒童小說」兩個主題的論文中，唯一一篇以單部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是〈美與真的對談——以九歌《奔向閃亮的日子》一書為例〉¹⁷。作者憑藉其對研究主題的深入了解，對研究文本的各方面進行了極為詳盡的分析，更將主角弘麟的人物形象及其生活狀況與現實中的聽力損失患者的狀況進行了對比，並藉此引出了一個十分值得兒童文學創作者及研究者深省的問題：兒童文學一旦涉及「身心障礙」概念，

¹⁴ 即經由對文本精細的分析，客觀揭示作家所傳達的意念的研究方法。定義引自黃淑慧：〈少年小說中泛自閉症之書寫研究〉，頁 4。

¹⁵ 廖素珠：〈九〇年代台灣少年小說中的身心障礙兒童形塑研究〉。

¹⁶ 麥莉：〈這是真實的我？智障及情障兒童本土少年小說形象探討〉（臺東：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¹⁷ 林伶黛：〈美與真的對談——以九歌《奔向閃亮的日子》一書為例〉（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創作者及研究者該如何拿捏文學語言以及現實狀況和學術用語之間的兩難狀況？惟本文雖屬於兒童文學方面的論文，然作者在進行文學文本分析以及與現實狀況的比較時較為側重對特殊教育及相關領域的學術知識的論述，而對文本如何進行人物刻畫以及故事書寫等文學方面的分析則稍顯欠缺。

〈少年小說中身心障礙兒童的書寫——以紐伯瑞文學獎得獎作品為例〉¹⁸是該研究主題下第一篇以外國作品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且其研究角度也不只是之前研究中的單純身心障礙兒童形象或形塑研究，而是對身心障礙的書寫研究，即文本中身心障礙兒童的形象、所面對的情境、衝突以及超越障礙過程的研究，其對不同類身心障礙兒童形象的總結時所選用的向度分類¹⁹十分符合其討論的身心障礙兒童的特點，對身心障礙兒童形象的分析討論也十分深入客觀。

〈少年小說中泛自閉症之書寫研究〉²⁰是該研究主題下最新的一篇論文，也是研究焦點最集中的一篇論文。該論文把研究的焦點放在對少年小說泛自閉症的書寫上，剖析了相關文本中對患有泛自閉症兒童形象的刻畫與現實生活的差異，歸納他們與其家人所遭遇的衝突和啟蒙成長歷程，比較台灣本土與國外少年(兒童)小說在這些方面的異同，提倡台灣本土兒童小說作家須多借鑒國外相關作品。雖然該論文的研究在其身心障礙種類的針對性及中西比較意義上有所突破，然除了存在對人物形象三個維度的定義模糊的問題外，其在進行中西文本比較時亦未臻詳實，流於空泛。

2. 對以「身心障礙」為題材的兒童繪本的研究

〈缺陷世界的缺陷美 圖畫書對「身心障礙」的詮釋〉²¹與〈孩子的夢魘與成長 以身心障礙和心靈創傷圖畫書為例〉²²二文都從文本主題的呈現（包括敘事觀點、情節發

¹⁸ 謝易軒：〈少年小說中身心障礙兒童的書寫——以紐伯瑞文學獎得獎作品為例〉（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¹⁹ 如智力障礙兒童以「外表形象」與「行為特徵」為向度進行討論；自閉症兒童則以「社會互動+情緒表達」、「語言與溝通」與「行為興趣表現」為向度進行討論；過動兒則以「注意力渙散」、「過動」與「易衝動」為向度進行討論。

²⁰ 黃淑慧：〈少年小說中泛自閉症之書寫研究〉。

²¹ 林素珍：〈缺陷世界的缺陷美 圖畫書對「身心障礙」的詮釋〉，《兒童文學學刊》第十期（臺東：國立

展與人物形塑)以及圖畫的表達(包括圖像與文字的互動、造型與角色的塑造以及色彩規劃的傳達)兩方面探討圖畫書對「身心障礙」概念的詮釋。二者均從文字及圖像兩方面入手解讀文本中透露的信息,為「身心障礙」概念在兒童文學中的書寫研究提供了啟示。

對本文的研究角度、論文結構以及文獻參考提供最重參考的〈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²³一文,從批判教育學和疾病與隱喻的相關理論角度來探討繪本中所建構的身心障礙者形象背後的意識形態,該文的理論與文本分析結合得十分緊密,為以「身心障礙」為題材的兒童文學研究提供另一個全新的角度,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二、「過動兒」的敘事權力：全聚焦視角下的江雅千與內聚焦視角下的喬伊

在兩部作品中,書寫者都並非「過動兒」,兩位作者都根據資料搜集以及自身對「過動兒」的觀察與理解將「過動兒」再現於文本中,「過動兒」在作品中實際上首先就是被「凝視」的客體。「凝視」即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鏡象關係,當自我如何看待自己的立身處境受到他者的眼光與視野影響,會形成「凝視」的關係和權力²⁴。身心障礙人士常歸於底層階級,在社會上屬於弱勢甚至被壓迫的群體²⁵,其在多數情況下是被動的客體角色,處於被「凝視」的地位。批判教育學強調,任何真誠的教育都必須關注被壓迫、弱勢的團體²⁶。批判教育學者致力於這些弱勢群體自我增能²⁷。因此,這更需要作者在態度講述「過動兒」的故事時立於一個客觀中立的角度²⁸,在進行形象塑造的過程中賦予「過動兒」主動「凝視」的權力,以幫助其自我增能。

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3年11月)。

²² 謝采純:〈孩子的夢魘與成長 以身心障礙和心靈創傷圖畫書為例〉(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²³ 余亞珊:〈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

²⁴ 廖炳惠編著:《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頁122。

²⁵ [加] Peter McLaren 著,蕭昭君,陳巨擘合譯:《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頁268。

²⁶ [加] Peter McLaren 著,蕭昭君,陳巨擘合譯:《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頁271-276。

²⁷ [加] Peter McLaren 著,蕭昭君,陳巨擘合譯:《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頁308。

²⁸ 余亞珊:〈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頁27。

與「凝視」的概念對應的敘事學概念就是聚焦，即「視覺」（即觀看的人）與被觀看的對象之間的關係²⁹。敘事學上聚焦的視角有三種：全聚焦³⁰、內聚焦³¹及外聚焦³²，而兩個研究文本中，《蠻》採用的是全聚焦視角，敘述者無所不知、無所不在，故事的主角居於被觀看的的聚焦對象，處於客體地位；而《吞》則採用內聚焦視角，由主角擔任聚焦者，居於觀看的主體地位。任何呈現的「視覺」都有強烈的操縱作用³³，即敘事聚焦中都隱藏著明顯的權力關係。根據學者廖素珠的論文，兒童小說中的身心障礙兒童形象可從生理、心理及社會三個維度進行分析³⁴。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聚焦處境下，兩部作品所呈現出的「過動兒」的三個維度的形象背後亦隱藏著不同的「凝視」的權力關係。以下筆者將根據以上理論，嘗試對其進行剝離。

（一） 外形特點：被標籤化的江雅千與主動去標籤化的喬伊

兩個文本對「過動兒」生理特徵的塑造，主要在外形特點上。讀者可從《蠻》中其他人物的描述與全知敘述者的直接描述了解江雅千的外形特點：江雅千是一個有一雙大眼睛³⁵、頂著一個小披頭³⁶、十分可愛帥氣且眉清目秀³⁷但渾身傷痕³⁸的小男孩。並且，文中對這些外形特徵進行了反復強調。相對的，對《吞》的主角喬伊外貌的了解只會通過

²⁹ [荷]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119。

³⁰ 「敘述者所掌握的情況不僅多於故事中的任何一個人物，知道他們過去與未來；而且活動範圍也異常之大，超越時空的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敘述者猶如上帝。這種方式事實上不局限於某一個點，因此又可被稱為無聚焦敘述。」徐岱：《小說敘事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09-222。

³¹ 「又稱同視界式和人物視點式，敘事者像是寄居於某個人物中，借著他的意識與感官在視聽感想，所知道的和人物一樣多；其活動範圍只限於人物的內心世界，只是轉述這個人的內心活動，通過這面屏幕來反射外在的人與事，對故事的轉述始終以這個人物的意識活動為界。」徐岱：《小說敘事學》，頁222-233。

³² 「敘述者所了解的情況少於劇中人物，如同局外人與旁觀者。」徐岱：《小說敘事學》，頁233-241。

³³ [荷]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頁116。

³⁴ 廖素珠：〈九〇年代台灣少年小說中的身心障礙兒童形塑研究〉。

³⁵ 李潼：《蠻皮兒》，頁14、113、153。

³⁶ 李潼：《蠻皮兒》，頁14。

³⁷ 李潼：《蠻皮兒》，頁16、85、178-179、181。

³⁸ 李潼：《蠻皮兒》，頁13、16、25、111。

喬伊自己的描述得知。喬伊並沒有沒有江雅千那麼明顯的外形特點，讀者只能從字裡行間窺見一些：喬伊的一隻手指曾被自己弄傷了³⁹，他很瘦⁴⁰，有一雙小眼睛⁴¹，頭上有因為緊張不斷扯頭髮而留下的發亮的禿塊⁴²。另外這些特點在文中並沒有被反復強調。

自前文可知，對江雅千外形特點的展現，作品中多用可愛帥氣、眉清目秀一類的講述性陳述⁴³。講述性陳述從定義上說就充滿權威性，作者提供了一幅完整的，帶有清晰標籤的肖像予讀者⁴⁴。在江雅千身上，這些標籤就是可愛帥氣、眉清目秀等。作者給江雅千所貼的這些標籤，及文中反復突出的如大眼睛以及滿身傷痕這樣的外形特徵，實際上都對江雅千的形象下了明確的評論——江雅千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孩子，但他的遭遇卻十分悲慘可憐。作者這樣做，目的是為了喚起讀者對江雅千的憐憫與慈悲⁴⁵。《蠻》採用的全聚焦視角本身就存在一種「描寫」的情勢，讀者處於「旁觀」的位置，可透過聚焦者的視線清楚地觀察到作為聚焦對象的主角的面貌⁴⁶，相對的聚焦對象則被動接受這種檢視與描寫。可見，江雅千只能被動地接受他者把這些清晰、完整的標籤與評論加諸其身，處於被動地位且被作者標籤化。相對而言，喬伊的外形特徵不多且並未被反復強調，所以《吞》的讀者從喬伊對自己的外形特點呈現中看見的喬伊形象比江雅千模糊得多，且少能得到關於其外貌的清晰、完整的標籤與評價。由於《吞》使用的內聚焦視角使讀者無法清晰地看到擔任聚焦者的主角本人的真實面目⁴⁷，因而讀者對喬伊外貌的關注以及外貌引起的心理活動相對會減少，更利於其形象的去標籤化。同時，內聚焦視角通過喬伊自己的描述來呈現其外形特點的方式，喬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想要呈現

³⁹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42。

⁴⁰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48。

⁴¹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56。

⁴²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00-201。

⁴³ 李潼：《蠻皮兒》，頁 16、85、178-179、181。

⁴⁴ [俄]Maria Nikolajeva, *The Rhetoric of Characte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2, p. 197.

⁴⁵ 李潼：《蠻皮兒》，頁 8。

⁴⁶ 徐岱：《小說敘事學》，頁 319。

⁴⁷ 徐岱：《小說敘事學》，頁 312。

的外貌特點，則使喬伊在其外貌特點的呈現上握有主動權，主動對自己的外形去標籤化。

（二） 心理特徵：被動而單薄的江雅千與主動而豐富的喬伊

兩部作品「過動兒」的心理特徵，主要包括了人物的想法觀點、行為舉止、情緒反應以及性格特點等方面。這些心理特徵，《蠻》中會通過他人的引述評價或全知敘述者通過江雅千的言行等表現，而《吞》中，都可由喬伊的主動敘述直接得知或推斷得出。在人物的想法觀點方面，《蠻》的主角江雅千有一些對身邊的事物的觀感⁴⁸，但這些想法不多；相比之下，《吞》中的喬伊除了對物體的觀感，還會表達許多自己對身邊的人⁴⁹、發生的事件⁵⁰甚至是對自己未來如何改變世界⁵¹的看法。行為舉止方面，江雅千與喬伊的行為舉止都與其所患「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的相關症狀⁵²有關。而情緒反應上，江雅千在文中流露出的情緒大多以害怕、恐懼為主⁵³，在故事的尾聲才多了一些較為正面的情緒⁵⁴；文本所表現的喬伊的情緒則比較豐富，懷疑⁵⁵、煩躁⁵⁶、難過⁵⁷、厭惡⁵⁸、緊張⁵⁹、生氣⁶⁰、後悔⁶¹、不安⁶²、高興⁶³等皆有之。至於二者的性格特點，從文本看來，江

⁴⁸ 李潼：《蠻皮兒》，頁 99-100、138-139、161。

⁴⁹ [美] 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3。

⁵⁰ [美] 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43-44。

⁵¹ [美] 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111-112。

⁵² 包括注意力缺陷、過度活躍以及易衝動等。[美]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1994, pp. 78-80.

⁵³ 李潼：《蠻皮兒》，頁 14、15、17-18、39、61、98-99、109-110、181。

⁵⁴ 李潼：《蠻皮兒》，頁 146、147、161、178-179、181。

⁵⁵ [美] 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1。

⁵⁶ [美] 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4-25。

⁵⁷ [美] 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8-29。

⁵⁸ [美] 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41。

⁵⁹ [美] 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40-41。

⁶⁰ [美] 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67。

⁶¹ [美] 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120-121。

⁶² [美] 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148。

⁶³ [美] 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27-228。

雅千是一個頑皮⁶⁴但機靈⁶⁵、珍視親人⁶⁶而樂於助人⁶⁷的孩子；而喬伊則是一個愛引人注意⁶⁸但客觀公正⁶⁹、寬容⁷⁰、珍視家人⁷¹、聰明⁷²、樂於助人⁷³、貼心⁷⁴、敏感而洞察力強⁷⁵的孩子。

江雅千作為《蠻》故事中的聚焦對象，其心理特徵被動接受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敘述者及讀者的描述與評論；同時，江雅千的心理特徵明顯較《吞》中的喬伊更為單薄、平面。在全聚焦視角中，聚焦者與讀者是同盟，一同擁有對故事中人物評頭論足的權力，超脫而居高臨下⁷⁶。在這種情況下，江雅千對自我的敘事權力與他者並不在同一水平，且因為處於外在他者能夠呈現的江雅千內在的心理特徵畢竟有限，更容易使其形象刻板化。而另一方面，喬伊作為《吞》故事中的聚焦者，主動向讀者及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展示了自己的想法、情緒與性格；且較江雅千而言，喬伊的心理特徵更為豐富、立體。由於內聚焦視角的聚焦者與參與故事的主要人物重合，身為聚焦者的人物將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優勢，讀者將以這個人物的眼睛觀察，原則上更傾向於接受該人物所提供的視覺⁷⁷。內聚焦視角天然存在一種主觀陳述的獨白性，因而讀者在閱讀時比無聚焦視角更加貼近聚焦者的內心，真實感更強，更為親切無距離更無地位上的差異⁷⁸。可見，

⁶⁴ 李潼：《蠻皮兒》，頁 23、27。

⁶⁵ 李潼：《蠻皮兒》，頁 103、148、153。

⁶⁶ 李潼：《蠻皮兒》，頁 32、116-117。

⁶⁷ 李潼：《蠻皮兒》，頁 103、148。

⁶⁸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71-72、76。

⁶⁹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3、33-34、43-44。

⁷⁰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8-29。

⁷¹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51、138、146-147。

⁷²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75、76。

⁷³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76、77-78。

⁷⁴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117、180、202、222。

⁷⁵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43-44、47、79、84。

⁷⁶ 徐岱：《小說敘事學》，頁 319。

⁷⁷ 〔荷〕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頁 119。

⁷⁸ 徐岱：《小說敘事學》，頁 307。

內聚焦視角使喬伊掌握呈現自己形象的主動權，自我與他者的敘事權力較為平等。進一步來講，內聚焦視角展現喬伊有注重公平、客觀的性格特點，則可推斷由他敘述的故事，其自身與他者之間的權力關係至少在喬伊的觀念中是平等的。內聚焦視角的敘事者本身就需要具有鮮明的個性色彩和人格內涵，讀者通過聚焦者的存在來介入作品中的世界⁷⁹，聚焦者所描繪的世界便帶上了其本身的個性色彩與人格內涵，聚焦者的敘述本身就是展示聚焦者心理特徵的重要手段。因此，儘管作為聚焦者的喬伊的聚焦實際上仍然由作者操控，但《吞》運用內聚焦視角一定程度上從形式與內容上都扭轉了喬伊與他者的權力地位差異，喬伊在作品中獲得了更大的話語權力，促進讀者從敘述的多個層次了解他作為一個人的心理特徵，可見內聚焦視角有從形式上對「過動兒」心理特徵上刻板印象進行顛覆的功能。

（三） 社會關係：被觀看的江雅千與主動「回眸凝視」的喬伊

對人物形象的檢視，不可缺少社會關係的角度，其中包括人物的家庭、學校以及社區等方面的特徵。與前文分析的生理特徵和心理特徵類似，兩位主角的社會關係，《蠻》中主要透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的對話透露或全知敘述者直接描述；而《吞》則通過喬伊的敘述展現，且值得注意的是，喬伊除了敘述交代自己的社會關係之外，還會主動去想象、觀看和形容周遭的人物與環境，如主動想象自己缺席的父親的行為⁸⁰或主動觀看、形容奶奶的症狀⁸¹等。在家庭方面，兩位「過動兒」的父母都在其出成長過程中曾經缺席⁸²，其監護人都曾有不恰當的行為及教育方式⁸³，監護人都在養育「過動兒」的過程中感到辛苦與難過⁸⁴。《蠻皮兒》相對少有對江雅千在學校的描述，但與《吞鑰匙的男孩》一樣，主角在主流學校中都會是個麻煩⁸⁵，不同的是《吞鑰匙的男孩》所展現的學校中，

⁷⁹ 徐岱：《小說敘事學》，頁 308。

⁸⁰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2。

⁸¹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6-27、29-30。

⁸² 李潼：《蠻皮兒》，頁 31；〔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19。

⁸³ 李潼：《蠻皮兒》，頁 25；〔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3。

⁸⁴ 李潼：《蠻皮兒》，頁 41-42；〔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131-133。

⁸⁵ 李潼：《蠻皮兒》，頁 61；〔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33。

除了覺得喬伊是個麻煩人物，還會有真正關注主角的馬老師、何護士和特別艾德，也會有形形色色的同儕和家長，他們共同構成了喬伊的學校人際網絡。至於社區方面，兩個文本中都有擅下判斷與評價的社區人士⁸⁶，而不同的是，江雅千的社區中有同情江雅千遭遇並熱心幫助的姜艾謙、蕭大哥和陳阿姨等人⁸⁷，他們則是江雅千的社區人際網絡。

前文已知，與《蠻》的全聚焦視角不同，《吞》使用內聚焦視角扭轉了主角與他者的敘事權力關係，使二者處於一個較為平等的地位，也使主角形象的心理特徵更豐滿、立體。在兩位主角社會關係的書寫上，由全知敘述者進行聚焦的《蠻》仍舊是通過他者的描寫、敘述或評價的方式，主角自我與他者的敘事權力地位與心理特徵的呈現中一樣；而由主角喬伊擔任聚焦者的《吞》除了通過喬伊本身的敘述呈現外，主角喬伊更進一步地以自身的視角來主動想象、觀看、感知和形容周遭的人物與環境。這是一種顛覆「凝視」權力關係的「回眸凝視」，可以增強原本「被凝視者」的自覺意識⁸⁸。批判教育學者所強調的弱勢群體的自我增能，首先意味著要促進他們主動自覺了解並且投入周遭的世界⁸⁹。可見，由喬伊自身主動凝視他者，了解並提出對他者的看法，如此，敘事權力關係被進一步顛覆，相比於江雅千被動地對周遭的人物與環境接受與反應，喬伊在故事中的自覺意識顯然更強，更有利於主角的自我增能。

三、關於「蠻皮兒」與「吞鑰匙的男孩」形象的負面隱喻

凱博文曾在其著作中引用 Erving Goffman 的觀點：「正常者何加上烙印者不是人而是觀點」⁹⁰。「烙印」並非一種生理上的標籤，其所傳遞的是一種心理上、象徵性的惡名與羞恥⁹¹。無論烙印的來源是公開還是隱藏，其都內在成一種「下等、被貶抑、脫離

⁸⁶ 李潼：《蠻皮兒》，頁 16；〔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1、48。

⁸⁷ 李潼：《蠻皮兒》，頁 123、168、176-181。

⁸⁸ 廖炳惠編著：《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通用辭彙編》，頁 122。

⁸⁹ 〔加〕Peter McLaren 著，蕭昭君、陳巨擘合譯：《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頁 308。

⁹⁰ 〔美〕凱博文原著，陳新綠譯：《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愈之道》（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7 年），頁 171。

⁹¹ 〔美〕Stephen P. Hinshaw, *ADHD Explosion: Myths, Medication, Money and Today's Push for Perform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47.

常軌、可恥的與眾不同的感覺」⁹²。帶上了「烙印」的個體可能同時也是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的受害者，他們生命中的每一方面都會被那些經貶值的特性過濾掉⁹³。當人們言及患有「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的孩子，伴隨而來的是「過動兒」、「怪胎」、「大麻煩」——這些「烙印」性名詞背後都隱藏著人們以「正常」的角度出發，對心理上與其不同的「非常態」人士的俯視，這樣的觀感除了會影響人們與「過動兒」的相處，更會影響「過動兒」觀看自我的角度⁹⁴。

「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客觀上來說僅是一種病理上的問題，並不等於種種加諸其上的負面隱喻。正如蘇珊·桑格塔主張的：「疾病並非隱喻，看待疾病最真誠的方式——也是患者對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⁹⁵。以上這四個目的的實現，無不需要作品中以客觀的態度對待「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及其背後的負面隱喻，盡量消除、抵制它們。

學者余亞珊曾從稱呼隱喻、烙印與羞恥、恐懼與躲閃隱喻、失能隱喻等方面對以「身心障礙」為題材的繪本中的隱喻進行探討⁹⁶。本研究的兩個研究文本內，作者在書寫兩位「過動兒」時，在以上四方面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一定的負面隱喻。筆者將在下文中從以上四方面對兩部作品中主角形象背後的這些隱喻進行剝離。

（一）對「蠻皮兒」與「吞鑰匙的男孩」的稱呼隱喻

《蠻》中對主角的稱呼，共有三個：書名「蠻皮兒」、外號「蠻蠻」以及大名「江雅千」。首先是作品的書名以「蠻」與「皮」這兩個與「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的症狀密切相關的貶義形容詞，加上通名「兒」來帶給讀者對故事主角的第一印象。雖主角首次出場時，其正式的名字被一同介紹，但「江雅千」這個大名鮮少被故事內的其他人物使用，作為作者化身的全知敘述者在以第三人稱敘述故事的整個過程中，絕大部分時

⁹² [美] 凱博文原著，陳新綠譯：《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愈之道》，頁 172。

⁹³ [美] Stephen P. Hinshaw, *ADHD Explosion: Myths, Medication, Money and Today's Push for Performance*, p. 148.

⁹⁴ 余亞珊：〈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頁 49。

⁹⁵ [美] 蘇珊·桑格塔著，魏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年），頁 5。

⁹⁶ 余亞珊：〈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

候用的都是他者給江雅千的外號「蠻蠻」⁹⁷，是「蠻」這個貶義形容詞的重疊式。值得注意的是，主角在向他人進行自我介紹的時候，所用的並非自己的大名江雅千，而是「蠻蠻」⁹⁸。而《吞》對主角的稱呼也有三個：作品中文譯本的書名「吞鑰匙的男孩」、外號「瘦皮猴」與大名「喬伊·皮哥薩」或其簡稱「喬伊」。「吞鑰匙的男孩」也是一個名詞性的書名，與「蠻皮兒」的結構相似，同樣是指代主角喬伊，不同的是標籤主角這個「男孩」的「吞鑰匙」並非一個貶義形容詞，而是一個與主角的障礙有密切關係的不當行為。與江雅千不同，喬伊只有一個只出現過一次的外號「瘦皮猴」⁹⁹，周圍的人們也都只用「喬伊」來稱呼他¹⁰⁰。另外，喬伊在宣告自己改變世界的決心以及在故事最後宣告自己在接受合理治療，與之前的自己完全不同了的時候，用的是全名「喬伊·皮哥薩」¹⁰¹。

兒童小說中，角色的名字是讀者對人物的第一認識，與個人品格、身份認同與追尋有相當強的內在聯繫¹⁰²。實際上，不僅是角色的名字，在以身心障礙為題材的兒童小說這一實際語境中，角色常會因為自身的特點而被賦予名字以外的外號，因此，擴大至角色如何被敘述者或故事中的他者稱呼，包括主角的名字與外號等，都與其個人品格、身份認同與追尋有著密切關係。因此，作品本身以「蠻皮兒」為書名，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和全知敘述者不斷重複使用「蠻蠻」這個外號，這些稱呼行為使江雅千給他人的第一印象與長期認識都是其障礙及與症狀有關的負面標籤，其並非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人類個體而被認識，其個人品格與身份便被其障礙及其負面標籤覆蓋，這樣的做法實際上加深了人物身上的污名化。更為嚴重的是，「蠻蠻」這個外號因比主角的本名「江雅千」更加簡單上口而被其他人物和全知敘述者重複使用，加上江雅千周遭的其他人對他頑皮、

⁹⁷ 李潼：《蠻皮兒》。

⁹⁸ 李潼：《蠻皮兒》，頁 111。

⁹⁹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48。

¹⁰⁰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

¹⁰¹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110、227-228。

¹⁰² 〔俄〕Maria Nikolajeva, *The Rhetoric of Characte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p. 268-270.

不乖、脾氣壞等特點的不斷強調¹⁰³，導致江雅千自我介紹不用本名而用外號「蠻蠻」，這表示其本人已經接受了這種稱呼以及這個稱呼加諸其身上的負面隱喻，即這種負面隱喻已經內化成為其自我觀感，他本人也相信了這樣的說法，這是一種「自我污名化」，可能使症狀加重甚至危及其追尋自己生活目標的能力¹⁰⁴。同樣，《吞》以「吞鑰匙的男孩」為書名並出現外號「瘦皮猴」，也存在加深污名化的危險。然而絕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是故事中的其他人物還是作為敘述者的喬伊自己，都堅持以本名「喬伊」來進行稱呼，「瘦皮猴」這個外號的出現僅是偶然而客觀的對事件的陳述，表明喬伊的人格與身份與障礙或者症狀的負面隱喻是分離的。「要消除精神障礙者的烙印，最根本的做法就是從稱呼著手」，不以障礙或症狀作為對精神障礙者的稱呼，而是承認其是一個完整的人，應該得到作為一個「人」應得的尊重與權利¹⁰⁵。可見，《吞》中的稱呼行為首先承認喬伊作為一個完整個體的身份與權利。更值得注意的是，喬伊對外界作莊嚴的宣告時，會使用自己的全名來自我稱呼，這更強化了自己存在的特點與作用的莊重性意義，對自身存在的價值有正面的認識。這正是自我增能的表現，是應對「自我污名化」的策略¹⁰⁶。就稱呼隱喻方面而言，《吞》中的負面疾病隱喻比《蠻》更少。

（二）「過動兒」之烙印與羞恥

在兩個文本中，兩位「過動兒」主角都被與家庭破裂¹⁰⁷、早年父母養育的缺席¹⁰⁸以及監護人的不當教養方式¹⁰⁹聯繫在一起，同時也呼籲為「過動兒」提供合理的治療¹¹⁰。

¹⁰³ 李潼：《蠻皮兒》，頁 23、24、27、64、85、116-117。

¹⁰⁴ 〔美〕派屈克·柯瑞根和羅伯特·朗丁著，張葦譯：《不要叫我瘋子：還給精神障礙者人權》（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80、86-87。

¹⁰⁵ 〔美〕派屈克·柯瑞根和羅伯特·朗丁著，張葦譯：《不要叫我瘋子：還給精神障礙者人權》，頁 31。

¹⁰⁶ 〔美〕派屈克·柯瑞根和羅伯特·朗丁著，張葦譯：《不要叫我瘋子：還給精神障礙者人權》，頁 157、159。

¹⁰⁷ 李潼：《蠻皮兒》，頁 31；〔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19。

¹⁰⁸ 李潼：《蠻皮兒》，頁 31；〔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19。

¹⁰⁹ 李潼：《蠻皮兒》，頁 24；〔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3。

¹¹⁰ 李潼：《蠻皮兒》，頁 167；〔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189。

但不同的是，對於兩位「過動兒」患上「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的主要導因解釋，兩個文本的處理並不一樣。

《蠻》中多次強調家庭破裂、父母養育的缺席、姑姑與姑丈對江雅千的不恰當管教方式及其影響¹¹¹；他人躲閃否認江雅千可能患病的時候，都會將其過分行為歸因於父母離異、家庭破裂¹¹²；文中卻並未提及江雅千的疾病還可能有其他的導因¹¹³。「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相當具有遺傳性，儘管早年的父母教養可能並非疾病的主要導因，但消極的父母教育與對監護人不穩定的依戀情結可能刺激伴隨著「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的過分行為；可見，「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導因並不單一¹¹⁴。然而正因為人們相信被診斷患有「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的人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以及父母是這些症狀的主要導因，「過動兒」實際上蒙受了許多的社會貶抑以及烙印¹¹⁵。《蠻》處理「過動兒」疾病導因的方法，可能導致大眾對「過動兒」污名化加深。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有明顯的江雅千將烙印與污名內化，產生羞恥感與罪惡感且缺乏自尊心的表現：總是不斷在強調自己不乖、愛惹禍、誰碰到自己誰倒霉¹¹⁶，甚至把父母離異的原因歸咎於自己的不當行為¹¹⁷——其已經接受並且深深地把他人加諸與他身上的負面看法內化成對自己人格與身份的認知並對此感到羞恥，與他以「蠻蠻」稱呼自己類似，也是一種自我污名化。

而《吞》的處理方法則十分不同。在故事的開頭，喬伊便透露自己有遺傳性的家族病史，其疾病極有可能是遺傳的，基因確實有責任¹¹⁸；喬伊的不當行為可能也部分受到

¹¹¹ 李潼：《蠻皮兒》，頁 24、25、29、33、40-41、41-42、46、64、116-117。

¹¹² 李潼：《蠻皮兒》，頁 127。

¹¹³ 李潼：《蠻皮兒》。

¹¹⁴ [美] Stephen P. Hinshaw, *ADHD Explosion: Myths, Medication, Money and Today's Push for Performance*, p. 28-30.

¹¹⁵ [美] Stephen P. Hinshaw, *ADHD Explosion: Myths, Medication, Money and Today's Push for Performance*, p. 149.

¹¹⁶ 李潼：《蠻皮兒》，頁 26、31、61、116-117。

¹¹⁷ 李潼：《蠻皮兒》，頁 116-117。

¹¹⁸ [美] 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1。

奶奶的不當養育方式以及父母養育的缺席等困難的家庭生活環境影響¹¹⁹；然而家庭並非喬伊疾病的唯一導因，為了打破這種看法，喬伊本人更在敘述時明確指出，他人那些要奶奶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負責的指責都是不公平的¹²⁰，文中也並沒有出現像《蠻》中那樣反復將「過動兒」不當行為歸因於家庭問題的敘述¹²¹。可以明確的是，生物學上的因素會導致有患上「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的風險，這種（特別是基因上）的解釋會減少烙印，畢竟，在這種情況下，個體是對其疾病與症狀是無法控制的，但是生物學上的解釋可能會導致「過動兒」被非人化，進而加深烙印¹²²。而前文已經提及，《吞》以喬伊的角度敘述故事，展示了其作為一個獨立個體豐富而立體的人格，這又恰好避免了其因生物學上的疾病歸因而被非人化的後果。解決以上這些烙印的最佳辦法是讓公眾理解「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同時反映了基因上的弱點以及困難的生活環境，患有這種障礙的個體應受到合理的治療¹²³。因此可以說，《吞》對喬伊疾病的歸因處理，更接近於現今為止對「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病因的解釋，比《蠻》的處理更為客觀真實，更利於消除對「過動兒」的負面隱喻。

產生如此處理方式差異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直至 1998 年的中國社會和臺灣，精神障礙不只為病人本身，也為整個家庭蓋上烙印¹²⁴。這表明《蠻》中所流露出的「過動兒」的羞恥與烙印，可能不僅是個案，而是類似的精神障礙在華文語境下的一種文化含義。這些文化含義帶來的烙印是「過動兒」及其家人極其不想要的，卻也是極不容易避

¹¹⁹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3-28。

¹²⁰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23。

¹²¹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

¹²² [美]Stephen P. Hinshaw, *ADHD Explosion: Myths, Medication, Money and Today's Push for Performance*, p. 149-150.

¹²³ [美]Stephen P. Hinshaw, *ADHD Explosion: Myths, Medication, Money and Today's Push for Performance*, p.150.

¹²⁴ [美]凱博文原著，陳新綠譯：《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愈之道》，頁 17；[美]Stephen P. Hinshaw, *ADHD Explosion: Myths, Medication, Money and Today's Push for Performance*, p. 130.

開與面對的，因為其涉及了一個社會的文化¹²⁵。在轉變人們對「過動兒」的認識與觀念上，華文兒童文學要走的還很長。

（三）對「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的恐懼與躲閃隱喻

《蠻》中的所有人物，包括江雅千自己在內，都本能地否認了江雅千可能患上精神障礙的事實，為他的症狀尋找其他歸因¹²⁶，甚至連言及這個問題都需要瞞著江雅千本人，需要「小聲一點」¹²⁷，這些都是對江雅千可能患有「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這一事實的躲避行為。精神障礙，包括「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往往被與人格聯繫在一起，而患上精神障礙，常被認為是有失人格。患者意味著受難者，令人深為恐懼的倒不是受難，而是這種受難使人丟臉¹²⁸。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讓人對「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產生恐懼心理，進而在想法上、言語上與行動上產生躲閃行為，這也是負面隱喻的作用於人們思想的結果。

另一方面，《吞》中雖然喬伊偶爾會不躲不閃、勇敢地承認自己生病了這個事實¹²⁹，然而實際上，喬伊內心深處十分渴望自己與其他正常孩子一樣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在問題出現的時候仍會堅持自己是「正常」的，常想象自己與媽媽一同過上正常孩子的生活¹³⁰。可見，對「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的躲閃不僅出現在「過動兒」周圍的人們身上，甚至「過動兒」自己也對自身障礙的躲閃，具體來說，就是希望自己與一般正常的孩子沒甚麼不一樣¹³¹。然而與江雅千不同的是，喬伊能夠意識到自己對疾病的恐懼，並且能誠實地指出這樣的恐懼¹³²。在這一點上，喬伊至少並不逃避，能夠清楚認識自己的恐懼

¹²⁵ 〔美〕凱博文原著，陳新綠譯：《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愈之道》，頁 23。

¹²⁶ 李潼：《蠻皮兒》，頁 112-113、127、167。

¹²⁷ 李潼：《蠻皮兒》，頁 167。

¹²⁸ 〔美〕蘇珊·桑塔格著，魏巍譯：《疾病的隱喻》，頁 111。

¹²⁹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30。

¹³⁰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49-50、62-63、63-64、86、148-149。

¹³¹ 余亞珊：〈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頁 63。

¹³²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160。

與躲閃的存在，較江雅千更勇敢地承認其恐懼與躲閃的事實，因此更有可能對這種狀況作出改變。

（四）「過動兒」的失能隱喻

《蠻》中，江雅千總是以弱者形象出現：被姑姑與姑丈打得渾身傷痕¹³³；他打人或咬人都只是紙老虎般的自衛行為，當他聽到姑姑的叫聲便立刻變得「只有發抖的份」¹³⁴，被打的時候也只有哭的反應¹³⁵；而社區內的人物，特別是姜艾謙與陳阿姨，明顯認為江雅千是亟需保護的弱小，表現出異常的關心與慈悲¹³⁶。另一方面，《吞》中，喬伊則在學校中被烙上了負面的刻板印象：曾被看做一個沒希望的孩子¹³⁷，被當做一種班級潛在的安全威脅¹³⁸，甚至被看作瘋狂殺手¹³⁹，在喬伊意識到這些負面刻板印象之後，便可能出現過度焦躁而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的情況¹⁴⁰。一般大眾對精神障礙者的污名化態度有三種¹⁴¹：恐懼與排斥¹⁴²、權威主義¹⁴³、慈悲¹⁴⁴。這些及其矛盾的反應使精神障礙者的處境十分困難，他人過分的關心或冷漠實際上都有可能導致精神障礙者的失能。具體來說，若周遭的人們對「過動兒」產生了消極的刻板印象，可能把「刻板化威脅」加諸在其身上，削弱其改善自我行為的決心與獲得成功的能力¹⁴⁵；若人們過度視「過動兒」為無能、弱勢、亟需強人保護，這種對其過度的慈悲、關心與保護心理，這樣的敘述雖可博取讀者的憐憫同情，卻並不意味著是對他們的尊重理解，這可能使「過動兒」產生依賴心理

¹³³ 李潼：《蠻皮兒》，頁 25、111。

¹³⁴ 李潼：《蠻皮兒》，頁 39。

¹³⁵ 李潼：《蠻皮兒》，頁 65。

¹³⁶ 李潼：《蠻皮兒》，頁 40、105。

¹³⁷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67。

¹³⁸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35、44-45。

¹³⁹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122。

¹⁴⁰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67、119-121。

¹⁴¹ 〔美〕派屈克·柯瑞根和羅伯特·朗丁著，張葦譯：《不要叫我瘋子：還給精神障礙者人權》，頁 38。

¹⁴² 有嚴重精神障礙的人很危險，讓人害怕，千萬不要讓他們靠近。

¹⁴³ 有嚴重精神障礙的人很不負責任；他們的生活應由別人決定。

¹⁴⁴ 有嚴重精神障礙的人像小孩子一樣，需要人照顧。

¹⁴⁵ 〔美〕派屈克·柯瑞根和羅伯特·朗丁著，張葦譯：《不要叫我瘋子：還給精神障礙者人權》，頁 87-88。

或自己無法獨立完成任何事情的想法，這也會導致其失能。可見，兩個文本中「過動兒」身邊的人都表現過可能使其失能的污名態度，而這些文本中的隱藏在「過動兒」形象背後的失能隱喻，可能通過閱讀活動而被帶到文本之外的現實中，進一步導致作為這些文本讀者的「過動兒」們的失能，造成與文本本身寫作目的相反的效果。

《蠻》中，江雅千一直處於被動接受保護、幫助的處境，主動權一直在提供幫助者手上而未見其為自己的行為改善有主動權或負有合理責任¹⁴⁶；而《吞》中則可見多次教育者鼓勵喬伊為改善自己的行為進行努力¹⁴⁷，學校進行與喬伊相關的會議的時候喬伊也會參與會議，喬伊本人也曾主動努力嘗試改善自己的行為¹⁴⁸。應對失能污名化，需要為幫助「過動兒」自我增能，其中十分基本且重要的是實行一種有共同意向的教育，即教育者與被教育者在現實面上能同心合力¹⁴⁹。即「過動兒」自身亦需要在其教育與治療過程中擁有主動權，能為自己的行為改善負上合理責任，作出努力。如此看來，喬伊在自身的教育與治療中的主動權相對於江雅千來說較大，更能促進其自我增能以應對失能的污名。更進一步來說，《吞》中的喬伊曾主動考慮自己作為一個特殊的個體，可以做些甚麼，使這個世界因為自己而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¹⁵⁰；《蠻》中並未見江雅千有這方面的表現¹⁵¹。自我增能更是要讓受教育者能夠發揮勇氣改變社會秩序¹⁵²，能正面地看待自己，不以疾病障礙是否存在來定義自身的存在，有良好的自我價值感，這是對抗污名化的最好策略¹⁵³。喬伊的想法正是其更為明顯地擁有作為一個人的自尊、自信以及改變社會的勇氣與希望的表現，可見，較只被動接受他人幫助的江雅千，更能打破失能的局面，消除自己身上的失能隱喻。

¹⁴⁶ 李潼：《蠻皮兒》。

¹⁴⁷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31-32、44、131-133、164、224。

¹⁴⁸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36、56、68-69、81-82、185-186、210。

¹⁴⁹ [巴西]保羅·弗雷勒著，方永泉譯：《受壓迫者教育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 年），頁 104-105。

¹⁵⁰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頁 111-112。

¹⁵¹ 李潼，《蠻皮兒》。

¹⁵² [加]Peter McLaren 著，蕭昭君、陳巨擘合譯：《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頁 308。

¹⁵³ [美]派屈克·柯瑞根和羅伯特·朗丁著，張葦譯：《不要叫我瘋子：還給精神障礙者人權》，頁 157、159。

四、 結論

（一）「過動兒」的敘事權力關係之異同

《蠻》採用全聚焦視角，江雅千為被觀看的聚焦對象，而《吞》使用內聚焦視角，喬伊擔任主動觀看的聚焦者，在這兩種不同的聚焦處境下，兩位「過動兒」形象背後敘事權力關係如下：生理特徵方面，江雅千被動地被作者標籤化，而喬伊在其外貌特徵的呈現上更為主動且並未被貼上清晰、完整的標籤；在心理特徵的呈現上，江雅千與他者對自我的敘事權力少於他者，導致其心理特徵較單薄而平面，而內聚焦視角使喬伊與他者對自我的話語權力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是平等的，心理特徵更為豐富且立體；社會特徵上，江雅千與他者的話語權力地位差異與心理維度並無差別，而喬伊則在呈現心理特徵時握有與他者平等敘事權力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以「回眸凝視」顛覆了之前被凝視的敘事權力關係。綜合兩部作品「過動兒」在不同聚焦出境下與他者的敘事權力關係，可知《吞》中的敘事權力關係更利於主角喬伊的自我增能。

（二）「過動兒」形象背後的負面隱喻之異同

兩部作品中的「過動兒」形象背後都隱藏了不同程度的負面隱喻：在對兩位主角的稱呼上，雖兩部作品在書名上都隱藏了加深主角污名的危險，然《蠻》因持續在內文以外號對主角進行稱呼，主角自己更接受了這種加深污名的稱呼，這更可能加深對「過動兒」的負面隱喻，而《吞》內文堅持以本名稱呼主角，主角自身更偶以全名自稱來表達對自身存在的莊重性，可見《吞》中的對主角稱呼的負面隱喻比《蠻》更少；《蠻》中對「過動兒」疾病含「自我污名化」傾向的歸因處理，比《吞》中更客觀真實的歸因更可能加深「過動兒」身上的負面隱喻；在對疾病的恐懼與躲閃隱喻方面，《吞》的主角喬伊因能意識到並勇敢指出自身對疾病的恐懼與躲閃，而比《蠻》中的江雅千更可能消除自己身上的負面隱喻；雖兩個「過動兒」形象都流露出一定的失能隱喻，但喬伊因在自己的治療與教育中握有更大主動權且流露出良好自我價值感，而更有可能打破失能的局面而消除這種負面隱喻。綜上，《吞》的主角喬伊形象背後的負面隱喻較《蠻》中的江雅千更少，且喬伊比江雅千更有可能進一步消除這些隱喻。

（三）對兒童小說的創作與研究的意義

以身心障礙為題材的兒童小說，屬於其中的寫實主義小說一類¹⁵⁴。而文學中的「寫實」又是一個複雜而多面的概念¹⁵⁵。尤其以身心障礙為題材的兒童小說中的「寫實」涉及到角色形象背後潛在有造成負面刻板印象的可能性，如何既能塑造小說人物的「典型」而又能避免負面刻板印象，這成為該類小說作者必須精準拿捏的問題¹⁵⁶。筆者經過本次對《蠻》與《吞》中兩個「過動兒」與他者敘事權力關係及形象背後的隱喻的研究，深深領會到為了更好達成小說的目的，在創作以「過動兒」為主角的兒童小說作品時，作者需要不斷反思：作品中「過動兒」與他者的敘事權力關係是否平等，以及「過動兒」形象是否隱含甚至內化了某些負面隱喻。如此，創作出的作品才更可能真正幫助現實中「過動兒」。

在《蠻》與《吞》這兩部來自不同文化語境的文本之間，筆者認為在作品中「過動兒」與他者的敘事權力關係及其形象背後的負面隱喻這兩方面，《吞》的處理明顯比《蠻》更勝一籌。這種差異當然有其不可避免的社會文化原因，然而這更為華語兒童文學作家提供借鑒與啟示：在以「過動兒」為主角的兒童小說創作上，我們更需要在批判思考中外前人的作品中不斷改進。作為兒童文學創作指路燈的兒童文學研究，亦需要對該類課題多加關注，為將來的兒童文學創作提供更多參考。

¹⁵⁴ [美] Kathy G. Short, Carol Lynch-Brown & Carl M. Tomlinson, *Essential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8th ed.), p. 151.

¹⁵⁵ [美] Kathy G. Short, Carol Lynch-Brown & Carl M. Tomlinson, *Essential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8th ed.), p. 40.

¹⁵⁶ [美] Kathy G. Short, Carol Lynch-Brown & Carl M. Tomlinson, *Essential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8th ed.), p. 151.

五、 參考資料

(一) 研究文本

1. [美]傑克·甘圖斯著，陳淑智譯：《吞鑰匙的男孩》，台北：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2. 李潼：《蠻皮兒》，臺北：幼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

(二) 專書

1. [美]凱博文原著，陳新綠譯：《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愈之道》，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97 年。
2. 廖炳惠編著：《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出版，2003 年。
3. [荷]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4. [美]派屈克·柯瑞根和羅伯特·朗丁著，張葦譯：《不要叫我瘋子：還給精神障礙者人權》，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5. [加]Peter McLaren 著，蕭昭君、陳巨擘合譯：《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4 年。
6. [美]蘇珊·桑塔格著，魏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年。
7. 徐岱：《小說敘事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
8. [美]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9. [美]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TR*,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10. [美]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V*,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11. [美] Kathy G. Short, Carol Lynch-Brown & Carl M. Tomlinson, *Essential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8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 Pearson, 2014.
12. [俄] Maria Nikolajeva, *The Rhetoric of Characte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2.

13. [美] Stephen P. Hinshaw, *ADHD Explosion: Myths, Medication, Money and Today's Push for Perform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三) 學位論文

1. 黃淑慧：〈少年小說中泛自閉症之書寫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國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 年。
2. 林伶黛：〈美與真的對談——以九歌《奔向閃亮的日子》一書為例〉，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3. 廖素珠：〈九〇年代台灣少年小說中的身心障礙兒童形塑研究〉，臺東：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2001 年。
4. 麥莉：〈這是真實的我？智障及情障兒童本土少年小說形象探討〉，臺東：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5. 謝采純：〈孩子的夢魘與成長——以身心障礙和心靈創傷圖畫書為例〉，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6. 謝易軒：〈少年小說中身心障礙兒童的書寫——以紐伯瑞文學獎得獎作品為例〉，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7. 余亞珊：〈繪本中身心障礙者的書寫〉，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四) 期刊論文

林素珍，〈缺陷世界的缺陷美——圖畫書對「身心障礙」的詮釋〉，《兒童文學學刊》第十期，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3 年 11 月，頁 153-178。